Journal of Liberal Arts, Thammasat University
วารสารศิลปศาสต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ธรรมศาสตร์
Journal homepage: https://so03.tci-thaijo.org/index.php/liberalarts/index

《红楼梦》8 组特殊 “逆序词” 历时演变及留存与消亡原因分析

黄小芬[1], 徐武林[2], 贾中霞[2]*

[1] 泰国商会大学研究生院

[2] 泰国商会大学人文学院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Reasons for the Survival and Disappearance of 8 Special “Reverse Order Words”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i]

Xiaofen Huang[1], Burin Srisomthawin[2]*, and Zhongxia Jia[2]

[1] Graduate School, University of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Thailand

[2]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Thailand

Article Info

Research Article

Article History:

Received 30 December 2024

Revised 14 February 2025

Accepted 19 February 2025

关键词

“逆序词”,
《红楼梦》,
词汇化,
留存与消亡,
原因分析,

*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address:

1836388084@qq.com

摘要

本研究以《红楼梦》中 20228 组特殊 “逆序词” 为研究对象, 通过考察每组词义项的历时使用频次与分布情况来分析《红楼梦》“逆序词” 的存亡原因。研究结果发现: 在 “逆序词” 的来源方面, 文人进行诗词创作时为了押韵会对词序进行调整; 求新、即兴与推敲是作者创造新 “逆序词” 的重要原因; 部分 “逆序词” 经历 “非词汇化” 到 “词汇化” 的过程后产生了两式用法; 此外, 方言以及中华民族的整体与辩证思维也是 “逆序词” 产生的重要因素。在 “逆序词” 的发展方面, 一组 “逆序词” 在历朝历代使用频次的高低, 是决定其能否在现代汉语中持续使用和发展的重要依据。符合古汉语平、上、去、入顺调序的易被保留使用, 反之则更易被淘汰。

[i] This article is part of the thesis entitled “A study of ‘Reverse Words’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 for the Master’s degree (Chinese for Careers), School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Keywords:
'Reverse order Words',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lexicalization,
retention and extinction,
cause analysis,

Abstract

The article takes 8 special "reverse order words"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survival of "reverse order words"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by examining the frequency and distribution of usage of each semantic term over time. The research results found that in terms of the origin of "reverse order words", literati adjust the word order for rhyme when creating poetry. Seeking novelty, improvisation,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 are important reasons for writers to create new "reverse order words". Some "reverse order words" undergo the process of "non lexicalization" to "lexicalization" and produce two forms of usage. In addition, dialects, the overall and dialectical think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are also important factors in the emergence of "reverse order words". In term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everse order words",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a group of "reverse order words" in various dynasties is an important condition for their sustained use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ese. Words that conform to the ancient Chinese tone order of "flat, upward, downward, and inward" are easy to retain and use, while those that do not are eliminated.

1. 引言

1.1 研究缘由

汉语研究分为上古、中古、近代、现代四大历史时期。其中, 近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在这一阶段, 中国诞生了四大名著:《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词汇研究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小说词汇研究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核心部分, 明清白话小说具有口语性强、词汇量丰富等比较明显的语言学特点, 是研究近代汉语词汇的重要语料。” (王绍新, 2002, p. 7)。经过长时间的发展, 汉语各类词汇的词性、意义和用法在明清时期已经基本成形并固定下来。《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创作的巅峰之作, 作者曹雪芹运用高度凝练的语言将中华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浓缩于书中, 如服饰、器物、典章制度、官职、中医、建筑园林、灯谜、典故、诗词、对联、酒令、宗教、绘画、饮食等等。在小说的结构安排上, 不仅精密、紧凑, 而且在叙事方面使用了大量的隐喻, 小说人物的命运往往借由语言进行暗示; 对人物的描写, 只需三言两语, 曹雪芹就能把人物性格概括出来; 在语言的使用上,《红楼梦》穿杂了大量的方言词、俗语、谚语、惯用语等。

在《红楼梦》里, 存在一种特殊的词: 它们词形相同, 但字序相反。1964 年, 郑奠在《古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节词》一文中最早将这种词形相同、字序对换的词称为 “字序对换的双音节词” (郑奠, 1964, pp. 445-453), 下面举例说明:

例 1: “狭窄-窄狭”

(1) 第一回: “当日地陷东南, 这东南一隅有处曰姑苏, 有城曰阊门者, 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这阊门外有个十里街, 街内有个仁清巷, 巷内有个古庙, 因地方**窄狭**, 人皆呼作葫芦庙。”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7)

(2) 第五十八回: “因此众婆子无不含怨, 只是口中不敢与他们分证。如今散了学, 大家称了愿, 也有丢开手的, 也有心地**狭窄**犹怀旧怨的, 因将众人皆分在各房名下, 不敢来厮侵。”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803)

“狭窄” 和 “窄狭” 都可以表示 “宽度小、范围小”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 2016, p. 1410; 许少锋, 2008, p. 2339), 都是形容词、能做谓语, 但在例 1 的两个句子中, “狭窄” 侧重人 “心胸小”, 而 “窄狭” 侧重 “地方小”。

例 2: “故事-事故”

(1) 第一回: “那道人道: ‘果是罕闻。实未闻有还泪之说。想来这一段**故事**, 比历来风月**事故**更加琐碎细腻了。’”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9)

(2) 第一回: “那僧道: ‘历来几个风流人物, 不过传其大概以及诗词篇章而已; 至家庭闺阁中一饮一食, 总未述记。再者, 大半风月**故事**, 不过偷香窃玉、暗约私奔而已, 并不曾将儿女之真情发泄一二。’”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9)

(3) 第九回: “金荣笑道: ‘许你们说话, 难道不许我咳嗽不成? 我只问你们: 有话不明说, 许你们这样鬼鬼祟祟的干什么**故事**’”?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136)

“故事” 的 “故” 意为 “以前、旧的”, “事故” 的 “故” 在现代汉语中一般指 “意外的变故”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 2016, p. 1194), 但在例 2 的第 (1) 个句子中 “故事” 与 “事故” 的意义却完全相同, 都指代发生过的事情。而例 2 第 (3) 个句子里的 “故事”, 如果不稍加查阅, 很难看出这是一个北京方言词语, 在北京方言里 “故事” 意为 “花招、花样” (陈刚, 1985, p. 104), 这里的 “故事” 即为方言词语用法, 是 “花招、花样” 的意思。

例 3: “缱绻-绻缱” 的意义、用法、词性在《红楼梦》里一样。

(1) 第六回: “那宝玉恍恍惚惚, 依警幻所嘱之言, 未免有儿女之事, 难以尽述。至次日, 便柔情**缱绻**, 软语温存, 与可卿难解难分。”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p. 87-88)

(2) 第九回: “虽都有窃慕之意, 将不利于孺子之心, 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势, 不敢来沾惹。如今宝、秦二人一来, 见了他两个, 也不免**绻缱**羡慕, 亦因知系薛蟠相知, 故未敢轻举妄动。”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135)

类似上述例句里的 “字序对换” 的双音节词在《红楼梦》中十分常见。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明清小说中存在这一特殊语言现象, 并展开相关研究, 如《〈金瓶梅〉逆序词与中古词汇变迁》(鲍延毅, 1995, pp. 115-116)、《〈型世言〉同素逆序词研究》(陈绪霞, 2013, pp. 1-73)、《“三言二拍” 同素异序词研究》(杜林萍, 2021, pp. 1-60) 等。然而, “目前还没有着眼于《红楼梦》词汇的总体研究, 着重研究其中的普通词、常用词的专著、论文似也少见。应当说明的是, 在近代汉语下限的清初,《红楼梦》的语言无疑很有代表性, 王力先生就据之写成了权威著作《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 (王绍新, 2002, p. 7)。截至目前, 也仍然没有见到针对《红楼梦》作 “字序对换” 双音词研究的文献。张魏 (2005) 曾把只有字形存在颠倒而语素意义之间无关联的字序对换的双音词称为 “同字逆序词”, 张悦 (2009) 则认为“以往研究的焦点是双音节同素异序词, 把双音节同形异序词排除在外。” 张悦所说的 “同形异序词” 实际上与张魏的 “同字逆序词” 是一样的意思, 笔者认为 “同字逆序词” 更能反映这一类词的特征, 因而采用这一名称。“同素异序词” 要区别于 “同字逆序词”, 前者词语的顺序颠倒后内部语素仍相同或相近, 后者则反之。此外, 还有人使用 “同素逆序词” 这一名称, 如《古代汉语同素逆序词历时演革浅探》(千里, 1992, p. 59), 笔者采用 “同素逆序词” 这一名称。上述例 1 “狭窄-窄狭”

意义相近, 属于 “同素逆序词”。例 2 第 (1) 和第 (2) 句 “故事-事故” 都指过去发生的事情, 属于 “同素逆序词”, 但例 2 第 (3) 句的 “故事” 属于北京方言 “花招、花样” 的意思, 与前两个句子的 “故事” 所指不同, 因而它又单独与 “事故” 构成了 “同字逆序词”。为了区别 “同素逆序词” 与 “同字逆序词”, 笔者将它们统称为 “逆序词”。

笔者选取了《红楼梦》中 8 组 “逆序词” 作历时演变研究, 既包括了 “同素逆序词”, 即 “奉承-承奉、抄检-检抄、真情-情真、应该-该应、啬克-克啬、娇惯-惯娇、嗔怪-怪嗔”, 也包括了 “同字逆序词”, 即 “缠绵-绵缠”。这 8 组 “逆序词” 中, “啬克-克啬” 和 “抄检-检抄” 为两式都首次出现在《红楼梦》中的新词; “惯娇、怪嗔、绵缠” 是在旧词基础上首次出现在《红楼梦》的新用法; “应该-该应” 中 “该应” 属于南京方言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 p. 204)。据统计,《红楼梦》中的 “逆序词” 绝大多数构词方式属于并列式-并列式、偏正式-主谓式, 因此 “奉承-承奉、真情-情真” 虽然非新用法或方言词, 但在构词方式上具有典型代表性, 因此也被选取到了研究范围内。而很多近代汉语词典并没有对这 2 组新词或新产生用法的词作解释, 因此本文的研究也有利于词典编撰工作。本文把 “逆序词” 中现代汉语常用的一项称为 “AB 式”, 非常用或者已经不用的一项称为 “BA 式”。综上所述, 这 8 组 “逆序词” 的特殊性是笔者选取它们作为语料分析对象的重要原因。

研究这 8 组 “逆序词” 的历时演变状况, 有利于揭示其发展轨迹与演变规律, 为此类研究提供方法借鉴。上面已经举例说明的几对 “逆序词” 里, 有意义用法完全相同的, 也有不同的。对于意义用法完全相同的 “逆序词”, 笔者着重分析它们出现与消亡的原因。对意义有别的 “逆序词”, 如果不对其进行研究, 将难以理解其真正的含义, 从而造成阅读困难。此外, 笔者从作者、语言及民族这三大角度对 “逆序词” 所作的探因性分析, 能为此领域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1.2 文献综述

当前关于“逆序词” 的研究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1) 从国际汉语教学角度对汉语教材与考试大纲的 “逆序词” 进行分析及教学对策的研究。这类与国际汉语教学结合的 “逆序词” 研究多是以国际汉语教材与大纲作为研究对象, 同时结合对留学生问卷调查的方法进行研究。根据考察与调查结果, 分析当前教学存在的不足并分析原因, 最后提出相关的教学对策。如刘枫 (2007) 在期刊论文《从 HSK 同素逆序词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一文中采用统计与静态分析的研究方法, 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的 52 对同素逆序词进行研究。此外, 文章还提出了辨析同素逆序词的方法, 并提出了 “语素与词本位教学法、加强语素意识、检查-讲解/纠错-练习与运用” 的教学对策。

2) 从地域方言词与古汉语词之间的关联角度分析 “方言逆序词” 的来源。研究结果表明, 汉语中的很多 “同素逆序词” 来源于不同的地域方言, 且很多 “方言逆序词” 能够在古汉语里找到对应形式。例如张魏 (2007) 提到 “从许多种不同的方言角度概括说明分析方言中的方言同素逆序词实际上来源于古汉语同素逆序词” 。刘勋宁 (1989) 认为 “陕北清涧话还与其他方言存在关联” 。发展到现代汉语, 很多古汉语同素逆序词已被淘汰, 但他们仍然广泛存在方言之中。实际上, 逆序词产生的原因是比较复杂的, 某一组 “逆序词” 虽然与方言之间存在关联, 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其探源性研究还有待完善。

3) 运用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方法描写分析单组 “逆序词” 的来源及发展情况。单组词的研究指只选择一组“逆序词” 作为研究对象。由于研究对象是一组词语, 因此, 能更全面深入地分析其在结构、语义特征和语用方面的使用发展情况。如林燕 (2011) 对 “算计-计算” 这对同素逆序词作了共时平面与历时平面的分析研究, 系统阐述了这组词的来源及演变发展情况。单组同素逆序词的研究集中在期刊论文, 硕士学位论文还是极少的。单组的同素逆序词更有利于微观系统分析, 更能深入地揭示其在历时与共时平面的发展演变规律。并且, 微观角度对一组 “逆序词” 进行分析的研究方法与专著类等 “逆序词” 研究可以相互借鉴, 此类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4) 从统计分析角度对某部专书著作 “逆序词” 进行词性、构词及意义用法的差异研究。此类研究的对象以词典、小说为主。彭坤 (2008) 认为《红楼梦》出现的七对同素逆序副词大多数由两个同义的单音节组成, 他们的演变体现了汉语双音节化的发展趋势。

综上所述, 从近代汉语角度对 “逆序词” 作历时与共时平面分析的研究成果比较少, 特别是探因性的研究成果更为罕见。就《红楼梦》“逆序词” 研究而言, 还未出现有专门系统的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对其逆序词做过统计和原因分析研究, 仅有 1 篇期刊论文《浅析〈红楼梦〉中的同素逆序副词》(彭坤, 2008, pp. 44-45) 专门对《红楼梦》的副词小类作了研究, 但也不够系统和深入。总之, “逆序词” 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2. 研究范围和研究目的

2.1 研究范围

本文从历时与共时结合的角度, 对《红楼梦》中 8 组 “逆序词” 进行研究, 即 “奉承-承奉、抄检-检抄、真情-情真、应该-该应、啬克-克啬、娇惯-惯娇、嗔怪-怪嗔、缠绵-绵缠”。研究主要基于以下版本书籍进行考察与统计分析:

1) 以曹雪芹、无名氏所著的《红楼梦》[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红楼梦 • 上。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为研究对象;

2) 以曹雪芹、无名氏所著的《红楼梦》[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b)。红楼梦 • 下。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为研究对象;

3) 基于何九盈、王宁、董琨所编的《辞源》(第 3 版) [何九盈等 (2015)。辞源 (第 3 版)。商务印书馆。] 中对词来源的释义。

2.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研究《红楼梦》中 8 组 “逆序词” 的字词组合机制、词义构成及词义历时使用频次分布情况展现这类词语的演变规律, 并解析 “逆序词” 的出现与消亡原因。

3. 研究理论和方法

3.1 研究理论

“逆序词” 属于词汇的研究领域, 因而本研究首先运用词汇学相关理论来判定词的界限, 并根据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 “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费尔迪南 • 德 • 索绪尔, 1999, pp. 102-127) 对词进行分析研究。

3.1.1 词汇学

在语料选取过程中, 本文依据以下理论来判断词的标准:

1) 词的界定。本文依据葛本仪 (2003) 的说法来区分词和短语 (词组), 一个 “词” 至少应该包括以下方面来判定:

a. 从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上来说, 词是一种语言单位, 首先应该是有音又有义的结合体;

b. 词是最小的能直接被用来造句的语言单位。语素包含了成词语素和不能成词的语素, 所以不能成词的语素要和别的语素组合才能成词才能直接被用来造句, 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 这要在具体的语境中去考察;

c. 词在句子中是不能够再被切分的最小的凝固整体。这里的 “凝固” 不仅是形式上的凝固, 也包括意义上的凝固。例如 “笔墨”, 在 “他的笔墨不错” 这个句子里指 “文采”, 是一个词, 可是在 “笔墨俱备” 里是指 “笔” 和 “墨” 两种事物, 是词组。语境不同, 词的含义发生改变, 整体性也不一样, 因而要看词在具体句子中的含义来判断是词还是词组。

2) 词义。词义的构成分为原始义、基本义、引申义和比喻义。词的原始义是指词最初的、最原始的意义; 词的基本义是指最常用的意义; 词的引申义是在基本义的基础上发展而产生的意义; 词的比喻义是指用基本义比喻另一种事物产生的被固定使用的新的意义 (黄伯荣 & 廖序东, 2017, p. 218)。

3.1.2 结构主义语言学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核心主要是: 语言是一个符号系统, 具有任意性, 它由 “能指” (形式) 和 “所指” (概念) 两部分构成, 二者的组合同样具有任意性, 但一经语言社会所使用又具有强制性; 符号系统内部语言单位之间存在 “组合关系” 和 “聚合关系” (费尔迪南 • 德 • 索绪尔, 1999, pp. 102-116); 索绪尔还进一步区分了 “共时语言学” (研究语言在某一时期的静态方面的 “静态语言学”) 和 “历时语言学” (研究语言在不同时期演化方面的 “演化语言学”), 同时他还认为这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而不是割裂开来的, 任何一种语言研究无论是倾向哪一方都会走向另一种极端, 应当对语言进行 “共时与历时” 的研究 (费尔迪南 • 德 • 索绪尔, 1999, pp. 119-127)。索绪尔的理论给语言研究工作带来了重大启示, 汉语本身也是一种语言符号, 有 “形式” 和 “意义” 。“汉语符号” 与 “意义” 之间的联系也是人为约定俗成的, 甚至有时候, 出于小说作家本人的意愿, 会对某些词语的形式、意义和用法进行更改。此外, 索绪尔的共时与历时 (静态与动态) 的研究方法打破了传统研究方法只注重静态平面的语法研究现状, 历时的研究能揭示语言现象的历史发展轨迹。譬如《红楼梦》中出现的 “逆序词” 就是一种特殊词语现象, 要对这一特殊词语现象追根溯源, 不仅要研究其在静态层面下的意义用法, 更要从历时平面对其产生与发展进行动态追踪。当然无论是共时平面还是历时平面, 过于注重哪一端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 因而要将共时的静态研究与历时的动态研究相结合。

3.2 研究方法

本研究综合运用上述研究理论 (3.1), 对《红楼梦》中 8 组 “逆序词” 进行历时演变及留存与消亡原因分析。研究方法和步骤如下:

1) 对 “逆序词” 的定义进行界定, 确定本研究的研究对象。

2) 从《红楼梦》中选取 8 组具有代表性的 “逆序词” 作为语料分析对象, 力求能细致展现 “逆序词” 的历时演变状况。

3) 从共时与历时角度, 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来分析和总结 8 组 “逆序词” 不同时期的分布状况与演变结果。在对 8 组词的历时演变状况分析方法上, 先采用演绎法直观说明其在不同朝代的分布状况, 最后再用归纳法总结每组词的含义及叙述其在现代汉语中的发展情况。

4) 从作家本人、语言相关因素及民族思维模式三大角度分析《红楼梦》“逆序词” 存亡的原因。

4. “逆序词” 定义

汉语中存在一类特殊的词: 它们的词形相同, 可是字序却是相反的。这种字序对换、词形相同的词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 且其规模随着汉语复音化的发展趋势而壮大。例如: 《诗经 • 周南 • 桃夭》“逃之夭夭, 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宜其**室家**。” 又“之子于归, 宜其**家室**。” (佚名, 2015, pp. 12-13), “家室-室家”;《左传 • 襄公二十二年》: “吾见申叔夫子, 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 (左丘明, 2012, p. 1297), 《庄子 • 外篇 • 至乐》: “吾使司命复生子形, 为子**骨肉**肌肤, 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 子欲之乎 ?” (庄子, 2015, p. 287), 骨肉-肉骨;《红楼梦》第十一回: “这里凤姐儿又**劝解**了秦氏一番, 又低低的说了许多衷肠话儿。”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155)。第二十五回:“贾政在旁听见这些话, 心里越发难过, 便喝退赵姨娘, 自己上来委婉**解劝**。”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347), 劝解-解劝; “家室-室家、骨肉-肉骨、劝解-解劝” 即词形相同、字序对换的几组词语。1964 年, 郑奠在《古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节词》中最早将这种词形相同、字序对换的词称为 “字序对换的双音节词”, 掀起了现代研究此类语言现象的浪潮 (郑奠, 1964, pp. 445-453)。此后, 学者们将这种字序对换的双音节词称为 “逆序词” (刘勋宁, 1989, pp. 224-225)、“同素异序词” (李运熹, 1984, p. 74)、“倒序词” (徐荣, 2004, p. 88)、“同素逆序词” (千里, 1992, p. 59) 等。“字形相同, 组合顺序相异的一组双音节结构称之为双音节同形异序现象。这类现象比较复杂, 包括以下几类: ①同素异序词, 是指语素相同, 顺序相反, 语义相关的一组合成词, 如: 犯罪-罪犯; ②同形异序词, 是指字形相同, 语素不同, 顺序相反, 语义不相关的一组合成词, 如: 球星-星球; ③同形异序结构, 是指字形相同, 顺序相反, 但一个是词、一个是词组的一组结构, 如: 北面-面北 (前者是词, 后者是词组)。双音节同形异序现象的前后两项在语法、语义、语用、修辞等方面都会发生不同变化。” (张悦, 2009, p. 53)。后来的研究都以 “同素逆序词” 为主, 另一种字序对换而意义之间毫无联系的词语很少得到人们的关注, 譬如 “缠绵-绵缠” “缱绻-绻缱”, 张魏 (2005) 把类似这样字序对换而意义之间毫无联系的词语统称为 “同字逆序词” 。“同素逆序词” 要区别于 “同字逆序词”, 前者词语的顺序颠倒后内部语素仍相同或相近, 后者则相反。本文研究的 8 组词语都包含了这两种情况, 因此, 统一采用 “逆序词” 这一名称。下面从研究内容角度对本文所研究 “逆序词” 的标准作出说明:

(1) 同素逆序词。同素, 即语素意义相同或者相近。一个语素可以有几个意思, 只要这几个意思联得上, 仍然是一个语素, 例如工有工作、技术、精巧等意思, 都联得上, 只是一个语素。如果几个意思联不上, 就得算几个语素。例如公有共同、公平等意思, 又有公[侯]、公[婆]、公的[母的]等意思, 这两组意思联不上, 得算两个语素 (吕叔湘, 1979, p. 15)。此外, 按照目前学术界的通行观点, 这类词语必须是合成词, 即 “同素逆序词必须是双音节的合成词、至于双音节的单纯词, 即使前后的字序相反, 也不属于同素逆序词的范围 (张魏, 2005, p. 2)”。因此, 一对 “同素逆序词” 不仅要在字音、字形、语素意义相同或相近, 也必须是合成词。譬如:

“入选-选入” 的字音、字形完全相同, 语素意义相近, 意思都是 “被选择、被挑选、被认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 2016, p. 1259), 是一对同素逆序词。类似的还有 “兄弟-弟兄” “弟子-子弟” “后日-日后” “注解-解注” 等, 它们都是字音、字形相同且颠倒后语素义相同或相近的 “同素逆序词”。

(2) 同字逆序词。这里主要包含两个小类, 一是只有字形、字音同而字序互逆后词的内部语素意义之间毫无关联、且为合成词的一组 “逆序词”。譬如 “故事-事故”, 前者的 “故” 意思是 “旧的、以前的”, 后者则指 “意外的变故”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 2016, p. 2378), 两者虽字音、字形相同, 但内部语素意义颠倒之后却毫无关联。二是指字序互逆的 “联绵词”, 例如《红楼梦》第六回出现的 “缱绻-绻缱”, “那宝玉恍恍惚惚, 依警幻所嘱之言, 未免有儿女之事, 难以尽述。至次日, 便柔情**缱绻**, 软语温存, 与可卿难解难分” “虽都有窃慕之意, 将不利于孺子之心, 只是都惧薛蟠的威势, 不敢来沾惹。如今宝、秦二人一来, 见了他两个, 也不免**绻缱**羡慕, 亦因知系薛蟠相知, 故未敢轻举妄动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135)” 。诸如此类出现在《红楼梦》中的联绵词, 还有 “缠绵-绵缠、吩咐-咐吩、挣扎-扎挣” 等。

5. 研究结果

5.1《红楼梦》“逆序词” 历时演变研究

蒋绍愚 (2006) 指出 “考察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程。词汇系统非常复杂, 而且我们现在对词汇系统及其历史演变知之甚少, 所以要研究汉语整个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 至少在目前还无从谈起。我们只能从局部做起, 局部的研究做好了, 对词汇系统及其历史演变的认识就会加深, 而且通过局部研究成果的积累, 可以逐步向整体研究前进。” 笔者对《红楼梦》“逆序词” 的演变研究, 受篇幅所限, 不能把小说中出现的 200 百多组 “逆序词” 的词义构成、来源和历时使用情况全部呈现出来。因此,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选取了《红楼梦》中的 8 组 “逆序词” 作微观的系统描写, 以小见大, 以期能发现 “逆序词” 的造词规律及发展演变情况。研究主要围绕词的组合规律、词义的历时分布和历时使用频次这三大方面对 “逆序词” 进行历时演变研究。汉语最初以单音节词为主, 但是随着不断发展, 呈现出双音节化趋势, 因此, 笔者通过描写每一组 “逆序词” “A” 与 “B” 的所有义位, 来观察其 “组合规律” ; 其次是词义的历时分布, “词汇是一个系统, 词义也是有系统性的 (蒋绍愚, 2006, p. 84)”, “逆序词” 也有属于自己专门的词汇系统, 词义也不例外。描写每组 “逆序词” AB 式与 BA 式不同历史时期的义位及分布, 能够有效观察到 “逆序词” 词义的变化情况; “逆序词” 的使用频次不仅能体现出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使用情况, 也是判断其是否能够发展到现代汉语持续使用的重要依据。在词的选择上, 本文选取了 2 组《红楼梦》构词方式中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逆序词”, 即并列式-并列式、偏正-主谓式 (奉承-承奉/真情-情真)、2 组新造 “逆序词” (抄检-检抄/啬克-克啬)、3 组旧词产生的新用法 “逆序词” (娇惯-惯娇/嗔怪-怪嗔/缠绵-绵缠)、1 组 “方言逆序词” (应该-该应) 四大类, 共 8 组。以下 8 组 “逆序词” 的词义均按照《辞源》(第 3 版) (何九盈等, 2015) 中的解释来进行统计与分析, 并根据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来统计各组 “逆序词” 不同历史时期的使用频次及分布情况。

1. 奉承-承奉

“承” 的义位比 “奉” 多, “奉” 与 “承” 的词性都偏动词, 如下所示:

表 1

“奉” (左) 和 “承” (右) 的义位

义位	时代	书证	义位	时代	书证
恭敬地捧着,拿着	西汉	《礼记》	奉、捧着	春秋	《左传》
进献	西周	《周礼》	顺从、奉承	西周	《诗经》
给予、赠与	春秋	《左传》	接受、担任	战国	《国语》
接受	西汉	《战国策》	接续、继承	西周	《诗经》
侍奉、伺候	战国	《孟子》	次第、顺序	春秋	《左传》
辅助、帮助	春秋	《左传》	辅佐	春秋	《左传》
遵循、遵守	西周	《周易》	制止、抵御	西周	《诗经》
俸禄	西汉	《战国策》	趁机	战国	《韩非子》
敬辞,奉陪等	唐	《早春寄岳州李使君》	美大	西周	《诗经》
			惩戒	春秋	《左传》
			援救	战国	《列子》
			馈赠	西汉	《礼记》

从表 1 来看, “奉” 的义位比 “承” 要少, 但二者有意义的交叉, 如 “捧着、辅佐、接受、赠与” 等。也就是说, 二者在某些程度上, 意义是非常接近的, 都有 “顺从、接受、遵循” 等意思。《说文解字》云 “奉, 承也” (许慎, 2007, p. 124), 又曰 “承, 奉也, 受也” (许慎, 2007, p. 604)。在这样意义非常接近且词性相同的基础上, 二者变为复合词使用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奉承” 与 “承奉” 的义位及其在各个朝代出现次数如下表格:

表 2

“奉承”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春秋战国	《墨子》	侍奉; 继承; 接受、遵照	3
	《左传》	继承,接受	1
	《礼记》	阿谀、逢迎	2
两汉	《战国策》	接受、遵照	1
	《新序》	接受、遵照	1
	《汉书》	继承; 逢迎、阿谀; 接受、遵照; 祭祀	12
	《史记》	接受、遵照	2
	《太平经》	接受、遵照	8
	《佛经》	接受、遵照	1
六朝	《全刘宋文》《三国志》	继承; 接受、遵照; 祭祀;	7

表 2

"奉承"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续前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隋唐五代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通典》《唐文拾遗》《后寄北唐书》《全唐诗》《十六国春秋别本》	接受、遵照; 侍奉	9
宋	《佛语录》、《资治通鉴》、《册府元龟》、《齐东野语》《大金吊伐语录》、《朱子语类》	接受、遵照; 继承; 阿谀、逢迎; 祭祀	108
元	《全元曲》《席上腐谈》《东南纪闻》《朴通事》《归潜志》《白娘子永镇雷峰塔》《沈小霞出会出师表》《玉堂春落难逢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多为戏曲、杂剧、话本)	阿谀、逢迎为主; 接受、遵照 (少数) 其他意义很少使用	32
明	《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周朝秘史》《金瓶梅》《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西游记》(小说为主)	阿谀、逢迎	273
清	《红楼梦》《官场现形记》《廿二史劄记》《乾隆南巡记》《八仙得道》《镜花缘》《绿野仙踪》《东周列国志》《隋唐演义》	继承 (少数); 阿谀、逢迎侍奉	234

从表 2 书证材料可知, "奉承" 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有 "侍奉、继承、接受遵照之义", 如《左传 • 昭公七年》中的 "奉承以来, 弗敢失陨" (左丘明, 2012, p. 1680);《墨子 • 兼爱下》中的 "奉承亲戚, 提挈妻子" (墨子, 2011, p. 139);《墨子 • 贵义》中的 "奉承先王之道" (墨子, 2011, p. 421)。除此之外, 还有 "祭祀" 的意思, 如《左传 • 昭公十三年》中说 "奉承齐牺, 而布诸君, 求终事也" (左丘明, 2012, p. 1792)。在宋代以前, "奉承" 的意思都以 "继承; 接受、遵照为主", 宋及以后, "奉承" 的使用频率骤然增加, 主要使用 "阿谀, 逢迎" 这个义位。"承奉" 的使用情况如下:

表 3

"承奉"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两汉	《太平经》《前汉纪》	接受、遵照; 祭祀	4
六朝	《全刘宋文》《全梁文》《三国志》	接受、遵照、顺从; 阿谀、逢迎; 祭祀	5
隋唐五代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通典》《唐摭言》《唐律疏议》《独异志》《全唐诗》	官职名(承奉郎); 侍奉; 遵照、接受; 祭祀	32
宋	《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太平广记》《耆旧续闻》《云麓漫钞》《 梁溪漫志》《燕翼诒谋录》《墨客挥犀》《揅史》《 武林旧事》《春渚纪闻》《春明退朝录》《大金吊伐录》《宋朝事实》	接受、遵照; 阿谀、逢迎; 祭祀; 侍奉	57
元	《全元曲》《南台备要》	侍奉; 接受、遵照	24
明	《水浒传》《万历野获编》《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封神演义》《今古奇观》《 皇明异典述》《野记》《三宝太监西洋记》《异域周咨录》《徐襄阳西园杂记》《万历野获编》	阿谀、逢迎; 侍奉; 接受、遵照	37
清	《聊斋志异》《隋唐演义》《杨家将》《红楼梦》《文史通义》《廿二史劄记》《东南纪事》	接受、遵照; 侍奉; 阿谀、逢迎	34

“承奉” 的意义在历代的变化情况基本与 “奉承” 一致。从表 2 及表 3 中可以看出 “奉承” 比 “承奉” 要出现的早, “奉承” 大致出现在春秋时期, “承奉” 大概到两汉时期才出现。宋代以前, “奉承” 有 2 个最常用的含义: a. 接受, 遵照, 如 “奉承以来, 弗敢失陨” (左丘明, 2012, p. 1680); b. 侍奉, 如 “奉承亲戚, 提挈妻子” (墨子, 2011, p. 139)。宋以后, “阿谀, 逢迎” 之意占据了主导地位。《现代汉语》(第 7 版) 对 “奉承” 的解释为 “用好听的话恭维人, 向人讨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 2016, p. 396), “承奉” 在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红楼梦》中的 “奉承-承奉” 意义也与上述表 2 及表 3 对应时期 (清) 所使用的义位相同, 两者采用 “侍奉; 阿谀、逢迎” 的意思最多, 例如:

(1) 第二回: “至次日, 早有雨村遣人送了两封银子、四匹锦缎, 答谢甄家娘子; 又寄一封密书与封肃, 转托问甄家娘子要那娇杏作二房。封肃喜的屁滚尿流, 巴不得去**奉承**, 便在女儿前一力撺掇成了, 乘夜只用一乘小轿, 便把娇杏送进去了。”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p. 21-22)

(2) 第三十三回: “贾政便问: ‘该死的奴才! 你在家不读书也罢了, 怎么又做出这些无法无天的事来! 那琪官现是忠顺王爷驾前**承奉**的人, 你是何等草芥, 无故引逗他出来, 如今祸及于我。’”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p. 443-444)

(3) 第三十九回: “平儿等来至贾母房中, 彼时大观园中姊妹们都在贾母前**承奉**。刘姥姥进去, 只见满屋里珠围翠绕, 花枝招展, 并不知都系何人。”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526)

从上面 “奉承” 与 “承奉” 在各个朝代使用义位及使用频率情况可以得出一些结论。其一, “奉承” 不仅比 “承奉” 出现的早, 而且总体的使用频次远比 “承奉” 要高, 在宋代以后的使用频次差距非常大。这或许与出现时间的先后有密切关联, 因为最初 “奉承” 就是作为规范出现在《左传》《墨子》《礼记》等经典书籍中, 后人对经典书籍的传承也使得二者的使用地位不同。据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的搜查显示, “奉承” 在现代汉语的使用频次达到 3036 次, 而 “承奉” 的使用频次则在 100 左右, 并且后者的使用语境也多存在于历史古代题材小说当中, 这说明在现代汉语的文体中已经很少或不再使用 “承奉”, 这是其逐渐消失的重要因素。其二, “奉承” 与 “承奉” 的义位基本一样, 即 “接受、遵照” “侍奉” “阿谀、逢迎” 这三个常见的意义。宋以前, “奉承” 以 “接受、遵照” “继承” 这两大意义为主, 可是在宋以后, 大量的小说、戏曲、杂剧等使用 “奉承” 的频次不仅骤然增多, 并且意义分布也变成了以 “阿谀、逢迎” 为主, “接受、遵照” “继承” 及其他意义的使用次数变得越来越少。宋代的白话文小说多而庞杂, 转而多使用 “阿谀、逢迎” 比较通俗的意义, 而像 “接受、遵照” “继承” 及其他少用的义位虽然一开始就出现在经典书籍当中, 但宋代以后的白话文小说等文学作品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前代, 这也是 “奉承” 的使用义位改变的重要因素。“承奉” 由于意义与 “奉承” 基本一致, 所以它的义位历时使用变化也与 “奉承” 基本一致。总的来说, “奉承” 能占据使用频次的主导地位, 不仅有政治的影响, 也有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2. 抄检-检抄

“抄检-检抄” 都是首次出现在《红楼梦》的新 “逆序词”, “检” 与 “抄” 的义位情况如下:

表 4

“抄” (左) “检” (右)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义位	时代	书证	义位	时代	书证
掠取、抢劫	南朝	《后汉书》	封书题签	南朝	《后汉书》
抄近路	唐	《晋书》	限制、约束	战国	《孟子》
用匙、筷子取出食物	唐	《杜工部草堂诗集》	法度	南朝	《昭明文选》
没收、搜查	明	《清平山堂话本》	操行	晋	《三国志》
誊写	晋	《抱朴子》	查察	东汉	《汉书》
叉、交叉	明	《水浒传》			
古量名	南北朝	《孙子算经》			

从该表可以看到, “抄” 本身就含有 “掠夺、抢劫; 没收、搜查” 这些意义, 而 “检” 虽然并没有 “抄” 所含 “掠、抢” 等丰富的意义, 但是 “检” 却有 “查看” 的意思, 二者在某些程度上意义也是有关联的。从语料库中搜查到的有关 “抄检” 和 “检抄” 历代使用情况如下所示:

表 5

“抄检”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清代	《红楼梦》	搜查、掠夺、没收	10
	《七剑十三侠》	搜查、掠夺、没收	3

表 6

“检抄”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清代	《红楼梦》	搜查	1

由于 “抄检-检抄” 属于《红楼梦》新造词, 因此二者的义位分布较少, 这组词并没有被相关近代汉语词典收录, 也没有发展进入现代汉语词汇系统。在北京大学 CCL 语料库里, 也有一些书评或小说用到 “抄检” 一词, 但几乎都是关于《红楼梦》的书评。虽然表 5 表及表 6 显示 “抄检-检抄” 的意义都基本相同, 但在《红楼梦》中, 两者在语用上有细微差异, 如:

(1) 第七十四回: “至晚饭后, 待贾母安寝了, 宝钗等入园时, 王善保家的便请了凤姐一并入园, 喝命将角门皆上锁, 便从上夜的婆子处**抄检**起, 不过抄检出些多馀攒下蜡烛灯油等物。王善保家的道: ‘这也是赃, 不许动, 等明儿回过太太再动。’”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b, p. 1031)

(2) 第七十四回: “说着, 一径出来, 因向王善保家的道: ‘我有一句话, 不知是不是。要**抄检**只**抄检**咱们家的人, 薛大姑娘屋里, 断乎**检抄**不得的。’”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b, p. 1032)

(3) 第七十五回: “宝钗忙问因何又打他, 探春悉把昨夜怎的**抄检**, 怎的打他, 一一说了出来。尤氏见探春已经说了出来, 便把惜春方才之事也说了出来。”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b, p. 1044)

仔细观察第例句 (2) 可以发现, “抄检-检抄” 同时出现, 但是它们所用对象却不同, “抄” 的对象是家仆时, 一律用的是 “抄检”, 可在说到宝钗时, 却用了 “检抄”, 这或许与对象的身份有密切关联。薛宝钗是有身份地位的贵客, 所以奉命搜查的人不敢直接 “抄” 又 “检”。再从词语本身来看, “抄检” 侧重 “抄”, “检抄” 则没有 “抄检” 那么重的抢夺、搜查的行为, 因此下人说 “检抄”。

3. 真情-情真

“真” 与 “情” 二者可构成的结构关系是偏正与主谓, “真情-情真” 语素之间为陈述与修饰关系。以下是 “真情” 和 “情真” 历时分布情况:

表 7

“真情”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东汉	《全汉文》	真实的情感	1
六朝	《全刘宋文》《全梁文》	真实的情感	2
隋唐五代	《全唐诗》《墉城集仙录》	真实的情感	7
宋	《宋诗一百首》《避暑录话》《能改斋漫录》《癸辛杂识》《冷斋夜话》《东谷随笔》《全宋词》《朱子语类》	真实的情感; 真实情况	23
元	《全元曲》《倩女离魂》《归潜志》《沈小霞相会出师表》	真实的情感; 真实情况	38
明	《金瓶梅》《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包公案》《今古奇观》《醒世姻缘传》	真实的情感; 真实情况	121
清	《文史通义》《乾隆南巡记》《八仙得道》《小八义》《绿野仙踪》《隋唐演义》《彭公案》《施公案》《东度记》《红楼梦》《济公全传》	真实的情感; 真实情况	265

表 8

“情真”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唐	《全唐诗》	情感真挚	2
宋	《全宋词》	情感真挚	5
元	《全元曲》	情感真挚	3
清	《经学通论》《乾隆南巡记》《八仙得道》《小八义》《绿野仙踪》《七侠五义》《隋唐演义》《施公案》《东度记》《红楼梦》《济公全传》	情感真挚; 情况真实	64

从表 7 和表 8 中可以看出, “真情” 最早出现在东汉, “情真” 至少要到唐朝才出现。此后在各个朝代的用例中, “真情” 比 “情真” 的使用频次要多出好几倍。“真情” 的 “真” 含有 “真实、真诚” 的意思, 可指 “真实的情况和真诚的感情”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 2016, p. 1663), “情真” 的 “真” 也基本与其一致。但 “情” 在这组 “逆序词” 中的意思有些区别: 东汉至清, “真情” 的 “情” 都多指 “感情、爱情”。“情真” 的 “情” 则不同, 其意义最早可见于《左传 • 庄公十年》中 “小大之狱, 虽不能察, 必以情” (左丘明, 2012, p. 214), 指 “情况、实情”, 在使用频次最高的清代也多指 “情况、实情”。《红楼梦》中, 笔者发现 “情真” 也指情况属实而不是指真挚的感情, 例如:

第六十一回: “彩云听了, 不觉红了脸, 一时羞恶之心感发, 便说道: ‘姐姐放心, 也别冤了好人, 也别带累了无辜之人伤体面。偷东西原是赵姨奶奶央告我再三, 我拿了些与环哥是**情真**。连太太在家我们还拿过, 各人去送人, 也是常事。我原说嚷过两天就罢了。如今既冤屈了好人, 我心也不忍。姐姐竟带了我回奶奶去, 我一概应了完事。’”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b, p. 843)

发展到现代汉语, “真情” 仍持续使用, “情真” 已经不再使用了, 或说仅存在成语之中, 比如 “情真意切”。

4. 应该-该应

根据《汉语方言大词典》显示, “该应” 存在于湘方言、吴语、赣语、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中。曹雪芹出生于江苏南京, 因此这里重点来看吴语或江淮官话, 这两个方言中, “该应” 都指 “理应如此”, 如江淮官话 “这个坏蛋被抓起来也是该应”; 吴语 “到仔埭上海白相相, 该应用脱两钱” (许宝华 & 宫田一郎, 1999, p. 3720), 意思是到仔埭、上海去玩、肯定要花些钱。以下是 “应该” 和 “该应” 的历时分布情况:

表 9

“应该”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五代	《敦煌变文集新书》	理应如此	3
宋	《册府元龟》《北窗炙》	理应如此	4
元	《全元曲》《老乞大新释》	理应如此	14
明	《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喻世明言》《英烈传》《今古奇观》《三宝太监西洋记》《醒世姻缘传》《万历野获编》《尧山堂外纪》	理应如此	43
清	《乾隆南巡记》《镜花缘》《彭公案》《施公案》《说唐全传》《绿野仙踪》《老残游记》《侠女奇缘》《官场现形记》《红楼梦》等	理应如此	583

表 10

“该应”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清	《红楼梦》《乾隆南巡记》《八仙得道》《小八义》《海国春秋》《七侠五义》《隋唐演义》《施公案》《野叟曝言》《绿野仙踪》《九尾龟》《官场现形记》《狄公案》等	理应如此	114

由表 9 和 表 10 可以看出 “应该” 比 “该应” 出现的更早且使用频次更高, 特别是在清代, “应该” 的使用频次达到了 500 多, 比同时期的 “该应” 多出了三四倍。此外, “该应” 在清朝才出现书面的用例。时至今日, “应该” 被保留在现代汉语普通话, “该应” 仍存在方言中使用。《红楼梦》里也属于方言用法, 这与曹雪芹的使用的方言直接相关, 如:

第七十一回: “宝玉道: ‘谁都像三妹妹好多心。事事我常劝你, 总别听那些俗话, 想那些俗事, 只管安富尊荣才是。比不得我们没这清福, **该应**浊闹的。’”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b, p. 843)

虽然 “应该” 的历时使用频次远高于 “该应”, 但《红楼梦》整体的语言风格及作家的原因 (如求新、避免雷同) 是 “该应” 被使用的重要原因, 方言词的使用也更能体现《红楼梦》语言的地域特色。

5. 啬克-克啬

“啬克-克啬” 是一对新词, 首次出现在《红楼梦》第四十六回与第八十四回:

(1) 第四十六回: “凤姐儿知道邢夫人禀性愚, 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 次则婪聚财货为自得, 家下一应大小事务, 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事务, 一经他手, 便**克啬**异常, 以贾赦浪费为名 ‘须得我就中俭省, 方可偿补’, 儿女奴仆, 一人不靠, 一言不听的。”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617)

(2) 第八十四回: “贾母忽然想起张家的事来, 向王夫人道: ‘你该就去告诉你老爷, 省得人家去说了回来又驳回。’ 又问邢夫人道: ‘你们和张家如今为什么不走了?’ 邢夫人因又说: ‘论起那张家行事, 也难和咱们作亲, 太**啬克**, 没的玷辱了宝玉。’”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b, p. 1191)

由 (1) (2) 可知 “啬克-克啬” 都是一样的意思, 都指为人小气、爱财。“克” 与 “啬” 的历时意义分布如下:

表 11

“克” (左) “啬” (右)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义位	时代	书证	义位	时代	书证
能	汉	《尚书·尧典》	收谷	周	《礼记·郊特性》
制胜	汉	《尚书·洪范》	节省	春秋	《老子》
好胜	春秋	《论语·宪问》	悭吝	汉	《战国策·韩一》
通“刻”	汉	《汉书·王莽传》	爱惜	春秋	《吕氏春秋·先己》
很、非常	周	《诗经·大雅》	闭塞不通	汉	《史记·仓公列传》

由表 11 可知, “克” 本身是能作为副词来使用的, “啬” 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意义, 可指 “吝惜、爱惜” 。这与《红楼梦》中的使用含义基本相同, 因此作者用词 “克啬”, 且二者都仅在《红楼梦》中出现:

表 12

"克嗇"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清代	《红楼梦》	吝嗇	1

表 13

"嗇克"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清代	《红楼梦》	吝嗇	1

由表 12 和表 13 可知, "克嗇" 最先出现, 是由曹雪芹创造的新词, 在小说原文中, "嗇克" 在后四十回才出现, 并不是曹雪芹本人所造新词, 而是后来的无名氏整理续写时颠倒 "克嗇" 后形成的 "逆序" 新词, 因此 "嗇克" 是在前八十回的基础上创造而来的。

如今, "克嗇" 已不存在于现代汉语里了, 严格意义上说, "嗇克" 也消失了, 但其实 "嗇克" 是被同音词 "嗇刻"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 2016, p. 1129) 所替代来使用, 二者意义完全相同。

6. 娇惯-惯娇

"惯娇" 是在 "娇惯" 的基础上产生的, 属于《红楼梦》中的新用法 "逆序词", 以下是 "娇" 和 "惯" 的历时义位分布:

表 14

"娇" (左) "惯" (右)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义位	时代	书证	义位	时代	书证
柔美可爱	北周	《庾子山集》	习惯	晋	《宋书》
宠爱,过分爱惜	唐代	《杜工部草堂诗集》	纵容、放任	宋	《小山词·鹧鸪天》
孩童、少年的代称	北宋	《乐府诗集》			

从表 14 可知, "娇" "惯" 二者之间的意义有着密切的联系, "娇" 含褒义, 现代汉语里, "娇" 也指 "女子、小孩、花朵等柔美、娇气可爱"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 2016, p. 651)。但 "娇惯" 与 "惯娇" 的古汉语历时用例较少, 如下所示:

表 15

"娇惯"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元	《全元曲》	任性、放纵、宠溺	1
清	《聊斋志异》《彭公案》《三侠剑》	任性、放纵、宠溺	5

表 16

"惯娇"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清代	《红楼梦》	任性、放纵	1

由表 15 及表 16 所示, "娇惯-惯娇" 二者都出现较晚, "惯娇" 是曹雪芹在 "娇惯" 的基础上颠倒使用的, 属于《红楼梦》的新用法, 因此并不算新造词。"惯娇" 出现在《红楼梦》第三十一回:

第三十一回: "宝玉将他一拉, 拉在身旁坐下, 笑道: '你的性子越发**惯娇**了。早起就是跌了扇子, 我不过说了那两句, 你就说上那些话。说我也罢了, 袭人好意来劝, 你又括上他, 你自己想想, 该不该?'"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p. 423-424)

这是贾宝玉与晴雯的对话, 他们之间的感情是比较深厚的, 因此贾宝玉说晴雯 "惯娇" 并不是贬义, 而是 "任性、傲娇" 之义, 与 "娇惯" 几乎同义。而今, 现代汉语保留下来的只有 "娇惯" 一词。

7. 嗔怪-怪嗔

"怪嗔" 属于《红楼梦》在 "嗔怪" 基础上的新用法 "逆序词", 以下是 "嗔" "怪" 的义位分布情况:

表 17

"嗔" (左) "怪" (右)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义位	时代	书证	义位	时代	书证
稀有、罕见	战国	《庄子·齐物论》	盛大、众多	周	《诗经·小雅》
鬼怪	春秋	《论语·述而》	怒、生气	春秋	《世说新语》
惊讶、感到奇怪	春秋	《国语·越下》			
责备、埋怨	战国	《荀子·正论》			
很、非常	清代	《红楼梦》			

从表 17 可以看出, 战国时期 "嗔" 就表示责备、埋怨的情绪, "怪" 在春秋时期也表示与 "嗔" 相近情绪的意义, 二者在意义上的联系相当密切。在清代, "嗔" 还单独作为新的义位出现在了《红楼梦》里。在此基础上组合成了 "嗔怪" 与 "怪嗔", 这组词的历时义位分布如下:

表 18

"嗔怪"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唐	《全唐诗》	生气、责备、埋怨	1
元	《全元曲》《元朝秘史》《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生气、责备、埋怨	10
明	《金瓶梅》《水浒传》《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封神演义》	生气、责备、埋怨	52
清	《红楼梦》《八仙得刀》《绿野仙踪》《七侠五义》《施公案》《三侠剑》《东度记》	生气、责备、埋怨	57

表 19

“怪嗔”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清代	《红楼梦》	生气、责备、埋怨	1

从表 18 和表 19 可以看出, “嗔怪” 在唐代产生, 其意义一直都很稳定, 都指生气、责备埋怨等情绪, 这也与单音词 “嗔” 与 “怪” 的意义相通, 所以曹雪芹在此基础上新用作 “怪嗔”, 也并不难理解, 意义与未颠倒前的 “嗔怪” 完全一致, 二者都出现在了《红楼梦》里, 原文如下:

(1) 第二十回: “林黛玉听了, 低头一语不发, 半日说道: ‘你只怨人行动**嗔怪**了你, 你再不知道你自己怄人难受。就拿今日天气比, 分明今儿冷的这样, 你怎么倒反把个青肷披风脱了呢?’”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279)

(2) 第三十二回: “史湘云道: ‘提这个便怎么? 我知道你的心病, 恐怕你的林妹妹听见, 又**怪嗔**我赞了宝姐姐。可是为这个不是’”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433)

“嗔怪” 不仅产生得比 “怪嗔” 更早, 而且用例更多。而现代汉语中, 普遍使用 “嗔怪”, “怪嗔” 已经不再使用了。

8. 缠绵-绵缠

“缠绵-绵缠” 区别于上述 7 组 “同素逆序词”, 属于 “同字逆序” 联绵词, 其中 “绵缠” 属于《红楼梦》新用法词:

“缠” 与 “绵” 偏旁相同, 二者意义相近, 如下所示:

表 20

“缠” (左) “绵” (右)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义位	时代	书证	义位	时代	书证
盘绕	西汉	《后汉书》	棉絮	周	《急就篇》
绳索	汉	《淮南子·说林》	延续、连续	春秋	《谷梁传》
纠缠、搅扰	汉	《后汉书》	缠绕		《文选·战国宋玉招魂》
日月星辰天体运行	汉	《汉书·王莽传》	薄弱		
很、非常	清代	《红楼梦》			

从表 20 可以看出, 虽然 “缠绵-绵缠” 不属于 “同素逆序词”, 但 “缠” 与 “绵” 的意义也同样存在密切联系, 这是二者能组成合成词的重要因素。在此基础上, “缠绵-绵缠” 的历时分布如下:

表 21

“缠绵”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六朝	《全刘宋文》《全梁文》《三国志》《搜神后记》《世说新语》《抱朴子》《陶渊明集》	情感纠缠、难以摆脱	12
隋唐五代	《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唐文拾遗》《全唐诗》《广异记》《敦煌变文选》	情感纠缠、难以摆脱	46
宋	《资治通鉴》《册府元龟》《宋词》《能改斋漫录》《太平广记》《全宋词》	情感纠缠、难以摆脱	36
元	《全元曲》《佩韦斋辑录》	情感纠缠、难以摆脱	9
明	《柳如是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西游记》《今古奇观》《情史》《剪灯新话》《日知录之馀》	情感纠缠、难以摆脱	25
清	《红楼梦》《经学通论》《八仙得道》《绿野仙踪》《聊斋志异》《隋唐演义》《野叟曝言》《彭公案》《九尾龟》	情感纠缠、难以摆脱	176

表 22

“绵缠” 的义位历时分布情况:

时代	书证	使用义位	使用频次
清代	《红楼梦》	情感纠缠、难以摆脱	2

从表 21 和表 22 可以明显看到, “缠绵” 在历朝历代的意义使用比较稳定, 使用频次也远比 “绵缠” 要高得多, “绵缠” 虽是在 “缠绵” 基础上的新用法词, 但二者的意义完全相同, 这与其他组新用法 “逆序词” 的作词规律基本一样, 即: 仅表现形式不同, 颠倒后使用的意义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不会造成阅读困难, 这反而形成了小说语言的重要特色。“缠绵-绵缠” 在小说中的例文如下:

(1) 第九回: “宝玉又是天生成惯能作小服低, 赔身下气, 情性体贴, 话语**绵缠**, 因此二人更加亲厚, 也怨不得那起同窗人起了疑, 背地里你言我语, 诟谇谣诼, 布满书房内外。”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133)

(2) 第二十四回: “话说林黛玉正自情思萦逗、**缠绵**固结之时, 忽有人从背后击了他一掌, 说道: ‘你作什么一个人在这里?’ 林黛玉倒唬了一跳, 回头看时, 不是别人, 却是香菱。”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321)

(3) 第二十五回: “话说红玉心神恍惚, 情思**缠绵**, 忽朦胧睡去, 遇见贾芸要拉他, 却回身一跑, 被门槛绊了一跤, 唬醒过来, 方知是梦。”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336)

(4) 第三十四回: “黛玉由不得馀意**绵缠**, 令掌灯, 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 便向案上研墨蘸笔, 便向那两块旧帕上走笔写道: 眼空蓄泪泪空垂, 暗洒闲抛却为谁? 尺幅鲛绡劳解赠, 叫人焉得不伤悲！”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459)

现代汉语里主要使用 “缠绵”, “绵缠” 已极为罕见。

综上所述, 较早出现的 AB 式 “逆序词” 更容易进入到现代汉语并被持续使用, 因为它们最先出现在各种经典书籍里, 用例更多, 影响更为广泛。相比之下, BA 式出现较晚, 且用例较少, 因而很难持续发展进入现代汉语系统。此外, 像 “惯娇、怪嗔、绵缠” 在旧词基础上首次出现在《红楼梦》的新用法 “逆序词”, 使用频次很低, 也同样难以被现代汉语保留下来, 只能作为语言特色留存在小说中, 因而基本都被淘汰了。

如果从某一个时期来说, 汉语可以是静态的, 但是某一时期的语言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也有动态的成分, 这些动态又构成了静态, 而所有的静态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 又在不断缓慢流动。因此, “逆序词” 的发展既是静态的, 也是动态的。经过上文详细地统计分析, 能清楚看到, 很多 “逆序词” 的 AB 式其实很早就产生了, 大部分 AB 式产生的时间比对应的 BA 式要早。而且, 很多 “逆序词” 自产生之日起, 不管是由 AB 演变成 BA, 还是 BA 演变到 AB, 它们的词义都是相近甚至相同, 并且在每一历史时期的变化也是比较小的, 最大的区别体现在 AB 与 BA 的使用频次上, 频次是能反映词语使用及消亡情况的重要条件。如果某一次序的使用频次总体上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 它能发展进入现代汉语的可能性就更高, 反之则逐渐消亡, 或仅在现代汉语方言系统中存留。总的来说, 我们可以看出 “逆序词” 的演变轨迹大致可概括为: AB 或 BA 形式出现——少量使用 (西周-隋唐五代) ——突然大量使用 (隋唐-明清) —— AB 和 BA 同时进入现代汉语/AB 进入现代汉语, BA 消亡或仅存于现代汉语方言系统/AB 与 BA 两者均消失。

5.2《红楼梦》“逆序词” 留存与消亡原因分析

在分析《红楼梦》中“逆序词” 的留存与消亡原因之前, 有必要先对这些词语在现代汉语中的存续状况作分类陈述:

5.2.1《红楼梦》“逆序词” 存亡状况

1) 两式共存

此类情况指 “逆序词” 的两式都发展进入了现代汉语, 并被延续使用至今。 例如 “弟子-子弟、日后-后日、伤感-感伤、喜欢-欢喜、算盘-盘算、兄弟-弟兄、故事-事故、语言-言语” 等, 这些词语在现代汉语里仍在双双活动。当然, 保存下来的这些词语意义, 二者并不是毫无变化, 主要表现为: 原本意义相同或相近的 “同素逆序词” 有了分化, 各司其职, 比如 “喜欢-欢喜” 在《红楼梦》里都常用来表示开心之义, 比如:

(1) 第二回: “雨村**欢喜**, 自不必说, 乃封百金赠封肃, 外谢甄家娘子许多物事, 令其好生养赡, 以待寻访女儿下落。封肃回家无话。”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22)

(2) 第三回: “这熙凤听了, 忙转悲为喜道: ‘正是呢! 我一见了妹妹, 一心都在他身上了, 又是**喜欢**, 又是伤心, 竟忘记了老祖宗。’”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41)

但在现代汉语里, 两者语义已经分化, “喜欢” 更常用来表达 “对人或事物有好感或感兴趣”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 2016, p. 1405), 而 “欢喜” 则更常表达 “快乐、高兴”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 2016, p. 567); “同字逆序词” 则更为复杂: 有的在近代汉语里仍作为词语来使用, 但在现代汉语, 有的则已经转化为短语, 或意义完全改变了。此外, 还有一种情况, 即有一式作为规范出现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作为普通话推广而存在, 另一式则仅存于方言系统中, 如果不去查阅或作为方言者经常使用, 很难察觉其存在, 比如 “应该-该应” 中 “该应” 就存在于吴语方言中, 如今也仍作为方言使用。

2) 一存一亡

此类情况制两式中仅一式发展进入了现代汉语, 另一式则不再被使用。这样的 “逆序词” 有很多, 比如 “散布-布散” 中 “散布” 留存, “布散” 则消失, 类似的还有 “学习-习学、狭窄-窄狭、性情-情性、嘲笑-笑嘲、缠绵-绵缠” 等。

3) 两式消亡

指 “逆序词” 的两式都没能被沿用到现代汉语, 因为某些因素全被淘汰掉了。比如 “夫人-人夫、家主-主家” 等。

总的来说, 两式消失的情况最少, 大多数逆序词都是一存一亡或两式并存。

5.2.2《红楼梦》“逆序词” 留存与消亡原因分析

周汝昌先生在《红楼梦辞典》序言中提到 “《红》书的通俗性质, 大量口语的运用, 超越了以往的同类作品。而这些口语, 向来是缺少 ‘定字’ 的” (周汝昌 & 晁继周, 1987, p. 1), 这样一部面向市井的通俗小说, 在语言的使用及创作上灵活性也是很大的。基于此, 本文就从作家因素、语言因素及民族思维模式三个方面出发, 来分析《红楼梦》“逆序词” 出现与消亡的原因。

1) 作家因素

作家因素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一是大量方言的使用与作者的成长环境之间的关联, 二是作者本人的语言创作风格。

其一, 从作者的成长环境变化看《红楼梦》的语言词汇。《红楼梦》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先生本人创作, 后四十回由无名氏续作。因此作品的语言风格可被划分成两部分。从搜集到的 “逆序词” 数量分布来看, 八成左右的 “逆序词” 都集中在前八十回, 而在后四十回虽有重复出现, 但无论是从总量还是单个 “逆序词” 的使用频次看, 均远不及前八十回多。曹雪芹十三岁之前生活在江苏南京, 十三岁之后, 曹家被抄, 曹氏一族举家迁居北京。经过大量的文本筛查可以发现,《红楼梦》出现了大量的吴方言, 其次是北京方言, 这些都与作者生活环境日常所使用的语言有关, 是《红楼梦》大量使用方言的关键因素。后来, 经过无名氏的整理,《红楼梦》被续了四十回, 仔细阅读原文就会发现, 不仅在情节上, 作者的创作思路有很大差别, 在 “逆序词” 的使用上, 不仅没有前八十回那么多, 而且灵活性也没有那么大, 就拿 “刚才-才刚” 来说, 前八十回都有用到这组词, 但前八十回多用 “才刚”, “才刚” 在 “江淮官话” 中很常用 (许宝华 & 宫田一郎, 1999, p. 317), 后四十回则很少用 “才刚” 而多用 “刚才”, 这是受创作者本人生活的语言环境的影响, 后四十回作者在续写时, 本身所使用的方言没有这个词, 所以续书作者很少使用 “才刚”。

其二, 作者本人的语言创作风格。这里从两个方面来论述: 一是《红楼梦》的整体语言创作风格; 二是作者的语言创作技法。先说第一点, “清代是一个文化集大成的时期, 诗学发展到这一阶段, 也同样呈现出集大成的特点, 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中国诗学史的一个高峰(徐晓婕, 2013, p. 1)” 。诗集大成的清代与 “诗礼簪缨之族” 是曹雪芹有着浓郁的诗文人情怀与深厚文学功底的重要因素。《红楼梦》前八十回处处蕴含 “诗” 的美, 不仅在创作情节中加入 “诗社”, 穿插诗词曲赋, 还包含作家本人叙述时语言的 “诗化”, 而 “诗” 的一个重要讲究就是——韵律、平仄与抑扬顿挫, 譬如第一回 “无材可去补苍天, 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 倩谁记去作奇传?”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4),“ 传奇-奇传”, 作者为了押韵, 调整了词序。第二点, 作者的语言技法, “即兴是一种作家受到外界刺激的内在冲动, 但它也不是凭空产生的, 也要基于作家本身的人生经验与情感 (童庆炳, 2015, p. 165)”。比如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王勃的《滕王阁序》、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都是在这样的 “即兴” 状态下进行创作的。“而推敲则相反, 它是作家经过千万次对文字符号的选择, 语序的调动等力求准确且形象表达对象的一种语言操作手段 (童庆炳, 2015, p. 165)。作家在反复推敲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出于 “求新” 的内在驱动, 也为避免雷同, 可能会对某些旧词的词序作出调整, 达到耳目一新的效果。即兴、推敲是曹雪芹创作出 3 个新用法词 “惯娇” “怪嗔” “绵缠” 和 2 组新造词 “嗔克-克嗔” “抄检-检抄” 的重要因素。

2) 语言因素

布龙菲尔德 (1980) 指出“任何言语社群的语言在观察者看来总是一个繁复的信号系统。一种语言在任何时刻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都是词汇和语法习惯的稳定结构。然而这是一种错觉。每一种语言时时刻刻都在经历着缓慢而不断的语言演变过程” 。汉语经过几千年发展到现如今所呈现的所有词语形式, 都是不断发展沉淀下来的, 且仍在持续变动之中。“逆序词” 从 AB 式或 BA 式的出现, 到两式并用, 再到一式消亡或两式共存, 都是历史选择的结果。直到目前, 还无法断言这就是所有 “逆序词” 的最终演化形式, 因为历史是不断前进发展的, 词语也不例外, 也在不断变化发展。马克思曾经说过 “真理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 人类永远不会停下追求真理的步伐。在此基础上, 本文在综合前人有关 “逆序词” 演变原因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同时结合《红楼梦》“逆序词” 的实际情况作相关论述。

1. 对声调韵律的美感追求

第一: 声调。从声调等语音角度来看, 不少学者提出了一些颇有意义的看法。比如鄂巧玲 (2001) 认为除了声调会影响词的次序之外, 某些无法用声调解释的普通话常用词则与元音有关, 表现在元音舌位的高低和谐上。此外, 张魏 (2005) 对古汉语与近代汉语中 250 多对 “同素逆序词” 做过调序研究统计, 结果表明符合汉语四声平、上、去、入先后次序的 “逆序词” 比较容易保留下来, 逆调序的则容易被淘汰掉。这些研究都说明, 汉语的声调与词序有密切的关系。

第二: 韵律与修辞手段结合。在古代, “押韵” 平仄、对偶是文人诗词等文学创作过程中所使用的一种修辞手段。因古人在进行诗词或其他文学作品创作时, 往往讲究要达到抑扬顿挫, 或达到音乐美等语言表达效果, 而 “押韵” 就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有时诗词为了照顾韵脚会对词序作出调整, 比如最早的《诗经 • 周南》中写道 “桃之夭夭, 灼灼其华。之子于归,

宜其室家。桃之夭夭, 有其实。之子于归, 宜其家室。桃之夭夭, 其叶蓁蓁。之子于归, 宜其家人 (佚名, 2015, pp. 12-13) 。” “华” 和 “家”, “实” 和 “室”, “蓁” 和 “人” 均同韵。特别是近体诗, 对格律的要求更为严格。

2. 词汇化和语法化过程语序的选择与演变。

前文已指出, 古人在创作诗词等文学作品时, 会因追求语言的抑扬顿挫等语言美感而借助声调、韵律等手段调整字词的顺序, 最早在《诗经》里就已经出现这种 “现象”。作为著名的诗词代表作品, 像《诗经》等千古名篇, 作为标准语逐渐扩散, 不仅在使用频率上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后代的文人创作也会进行模仿, 这是汉语里存在大量 “逆序词” 的重要因素之一。到了近代, 大量小说、杂剧与散曲等文学形式出现, 创作者大量运用了这些词语, 市井民众得以对优秀诗词等文学作品进行鉴赏, 把它们从书面语又推上了口语的转变, 客观上推进了 “逆序词” 的发展。

但古人在因声调、韵律而调整语序的过程中, 有些词起初并不都是作为 “词” 而存在的, 因为古汉语并没有 “词” 的概念, 这中间还有一个 “词汇化” 的过程, “词汇化指的是非词汇性的 (non-lexical) 成分变为词汇性的 (lexical) 成分或者词汇性较低的成分变为词汇性较高的成分。很多词汇化过程的第一步或说初级阶段就是习语化, 即先由自由短语变为固定短语, 然后再进一步向词发展 (董秀芳, 2009, p. 399)”。也就是说, 最初汉语双音词的顺序并不是固定的, 是凝固过程的一种过渡现象, “构成双音词的两语素之间结构不紧密, 可分而用之; 次序不固定, 可颠倒用之 (徐荣, 2004, p. 90)”。许多双音 “逆序词” 是在不断地被推广、使用后而逐渐沿用, 最后固定下来的。董秀芳 (2002) 指出 “今天的词法曾是昨天的句法。这种从句法到词法的转化现象在语言中普遍存在着。与 “词汇化” 相伴的是 “语法化”, 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词汇化” 的过程往往伴随着 “语法化”。“句” 不同于 “词”, “词” 的位置一般来说是固定的, 但是 “句” 成分的位置不固定, 可以变动, 汉语复音化趋势的过程往往伴随着词汇化和语法化。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 “逆序词” 的出现及发展结合词汇化与语法化作相关论述: 第一, 上古汉语最初以并列结构为主, 字词义相近的常被并列使用, 更容易发生词汇化。前文已经提到 “奉承-承奉”, “奉” 与 “承” 是 V+V 的并列结构, 二者有意义上的交叉, 意义是非常接近的, 可以单独使用, 常作谓语和带宾语, 如:

(1) 《左传 • 成公十六年》: “使行人执榼承饮。” (左丘明, 2012, p. 1016)

(2) 《国语 • 齐》: “小白, 余敢承天子之命。” (左丘明, 2013, p. 265)

(3) 《左传 • 僖公三十三年》: “秦违蹇叔, 而以贪勤民, 天奉我也。奉不可失, 敌不可纵。” (左丘明, 2012, p. 559)

(4) 《孟子 • 告子上》: “为宫室之美, 妻妾之奉, 所识穷乏者得我与?” (孟子, 2010, p. 225)

“奉承” 在战国至隋唐五代间的使用频次不高, “承奉” 到了汉代才出现, 也与 “奉承” 一样, 隋唐以前的使用次数都比较少。但在隋唐时期, “承奉” 的使用次数却是 “奉承” 的数倍,

直到宋代以后, “奉承” 的出现次数才远高于 “承奉” 。虽然 “承奉” 此后也仍被持续使用, 但使用频率增加的幅度很小。为什么大多数的 “逆序词” 都基本是在 “唐宋时期” 的使用次数骤然猛增呢? 笔者认为这与唐代及宋朝中期的 “古文运动” 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 在 “复古” 口号的带领下, 众多的文人学士会更加注重对中、上古文学语言的继承; 另一方面, 唐宋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繁荣, 思想开明, 创作者不受拘束, 敢于创新, 也为词语产生不同的表现形式有着推动作用。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 “逆序结构” 发生词汇化并被延续使用的可能性是极大的。

第二, 宾语前置语法结构的逐渐消失, 给 “逆序词” 的另一式的出现创造了机会。“上古汉语中代词宾语在一定情况下前置, 但是在中古以后这种宾动语序就消失了 (董秀芳, 2009, p. 406)” 。例如《红楼梦》第三回: “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 其举止言谈不俗, 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 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 便知他有不足之症。因问: ‘常服何药, 如何不急为疗治?’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39)” 。第七十四回: “尤氏道: ‘你是状元榜眼探花, 古今第一个才子。我们是糊涂人, 不如你明白, 何如?’ 惜春道: ‘状元榜眼难道就没有糊涂的不成。可知他们也有不能了悟的。’” (曹雪芹 & 无名氏, 2022a, p. 1039)。“如何-何如” 里的 “何如” 即是宾语前置的产物, “如何” 出现的更早, 如《诗经 • 小雅》: “夜如何其? 夜未央。” (佚名,2015, p. 391), “何如” 见《论语》: “子贡问曰: ‘何如斯可谓之士矣?’” (佚名, 2011, p. 158)。

此外, “词汇化” 和 “语法化” 与 “语序演变和语序选择” 有着莫大的关联, 这是决定 “逆序词” 可以持续发展并进入现代汉语的重要因素。吴福祥 (2012) 指出“有两种情形可以造成语言中特定的语法结构历时地发生语序变化: 一种是 ‘语序选择’, 在这种情形中, 新旧语序之间是一种竞争关系, 最后有一种语序被选定而胜出。另一种是 ‘语序演变’, 在这种情形中, 新旧语序之间是一种演变关系, 最后新语序作为演变的结果而出现”。一般来说, 一种语言的语序是按约定俗成的语法结构依次排列顺序, 可随着历史的发展, 这种顺序却发生变化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语序, 这是语序演变。这解释了为什么处在同时期的现代汉语里会同时存在两种语序相互颠倒的 “逆序词”, 即两式存在。和语序演变最大的不同就是, 语序的选择是你存我亡的竞争关系, 两者一般不会同时存在,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竞争关系往往还会涉及方言系统, 所以有的 AB 式在发展一段时间后出现了新的语序 BA 式, 两者经过短时间或长时间的较量后, 一式保留, 一式消亡, 甚至是两式都消亡。许多 “同素逆序词” 中的其中一式或是由于使用频率低的原因 (作为不规范的形式而不常被使用) 所以逐渐被历史淘汰了 (或本身的意义被其他具有相同意义的词语代替); 而 “同字逆序词” 中类似 “缠绵-绵缠、挣扎-扎挣” 等联绵词, 假如他们的另一式是方言系统中所有的, 那极有可能随着使用频率的上升最后进入现代汉语的规范化用法, 反之另一式则容易被淘汰, 而像 “事故-故事、礼节-节礼、月经-经月、明天-天明、热心-心热” 等两个语素没有关联的 “逆序词”, 他们则往往与汉语的修饰语在后面有关联。

3. 语素核心变化及词的灵活性

所要说明的事物的重点不同, 词的语素核心位置也会发生转变, 这也是汉语的造词手段之一。徐荣 (2004) 认为语序调整是精确语义的需要, 即根据所表达的语言信息的不同来调整词语的顺序, 有时候先出现的 AB 式往往具有好几层不同的含义, 有的文学创作者出于简便等原因及为了区分前一词的意义而用了新的词序, 那 BA 式也就产生了。但并不是所有双音词都是能够 “逆序” 的, 也要满足相关条件, “并非任何一个复合词都可以颠倒, 这就要涉及到新的

同素逆序词产生的两个条件: 其一, 必须是为了而且能够表达新的意思, 产生没有意义的词语徒增词汇负担, 而不符合 '简约性' 的要求。其二, 逆序的说法必须能为大众所接受并采用。从语用上看, 同素便于由旧忆新: 逆序变异为语言表达增添情趣。也由于汉字本身的特点, 同素逆序构词简便, 易懂, 有情趣。人们乐于接受这种辅助性的构词方法 (张魏, 2005, p. 133)"。汉语本身是一种灵活性极强的语言, 如果所有双音词都能 "逆序", 那会给学习者造成更大的记忆力负担, 也不符合汉语简约的特点。此外, "同素逆序词" 或 "同字逆序词" 之所以能 "逆序" 也与词语本身的构词能力强有很大的关系, 能被灵活运用, 例如并列式的 "同素逆序词", 在语序颠倒之后语义变化极小, 甚至完全相同, 因此两者往往可以相互替换而不产生歧义。因此, 并列式的两式在所有的构词类型中保留下来的数量最多, 这与它们易于被大众理解和接受的特点有很大关系, 因此生命力更长久, 反之, 则更容易消失。

3) 民族思维模式

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与儒、道、释三大传统思想体系分不开, 它们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生活习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 中国自古就形成了两大核心思维模式: 整体思维与辩证思维。整体思维体现为 "天人合一" 的思想, 认为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有机整体, 是和谐与统一的。辩证思想认为世界乃至宇宙都处在一个整体之中, 而万事万物都存在着自己的对立面,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两个方面, 世界是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在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的影响下, 中国人认为福祸、生死、阴阳都是相依的, 很重视事物之间的关联。所以无论是诗歌还是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 都喜欢对偶、对仗工整, 有正就会有反, 格律诗是最好的证明。在这些观念下形成的复合词很多, 如: 字词之间存在联系组合的复合 "逆序词" 有选入-入选、友情-情友、弟子-子弟、狭窄-窄狭、性情-情性、寻访-访寻; 反义或偏义的: 生死-死生。其中根据字词之间的意义联系组合的复合词几乎占据了《红楼梦》整体 "逆序词" 数量的一半以上, 几乎所有的并列-并列式 "逆序词" 两个语素之间都存在密切联系。即使是两个语素意义之间没有那么密切的 "同字逆序词", 也受到这两大思维的影响, 与 "同素逆序词" 一样, 讲究对立统一与联系, 例如: 舅母-母舅, 头顶-顶头等。而当一个组合字词他们所表示的事物是相同或者相近的, 那么这些字词的偏旁往往具有高度关联甚至相同。在朴素辩证统一的思想下, 这类词语便产生了它的对立形式, 如扶摇-摇扶、缠绵-绵缠、挣扎-扎挣、缱绻-绻缱等。最终, 符合人们语用习惯或流传更多的语序生命力会越来越旺盛, 反之则被淘汰。

6. 结论

通过对《红楼梦》中 8 组 "逆序词" 历时演变的研究, 以及对其留存与消亡原因的分析, 可得出以下结论:

6.1 关于 "逆序词" 的产生及来源: a. 意义相近或相同的单音节字词极易组合成并列结构的双音节 "逆序词"; b. 古汉语以单音节词为主, 词的位置不固定, 能颠倒语序, 也就是从非词汇化走向词汇化的过程, 形成了 "逆序词"; c. 语素核心的转移能使词序发生变化, 例如说 "蜜蜂" 时是昆虫, 而 "蜂蜜" 是其身体产生的特殊液体, 语素意义发生转移; d. 作家本人的即兴、推敲创作手段是形成新 "逆序词" 的重要因素; e. 文学创作者因韵律的需要对词序作出调整被后人传承后形成 "逆序词"; f. 中华民族的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是一个词产生对应 "逆序" 用法

的重要原因。g. “方言” 是 “逆序词” 来源的重要途径, 受作家生长环境的影响, 部分 “方言逆序词” 在其文学作品中被频繁使用。

6.2 关于 “逆序词” 的存亡: 使用频次的高低、声调、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逆序词” 的持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 使用频次逐渐增加的容易被保留到现代汉语中继续使用, 使用频次逐渐减少的则容易被淘汰或仅留存于方言中使用; 符合平、上、去、入四声调序的更容易保留下来, 逆调序则更容易被淘汰; 并列式双音 “逆序词” 灵活性强, 其词序颠倒后词义几乎没有变化, 占据了汉语 “逆序词” 数量的主导地位。

本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涵盖了新词、新用法词及特殊结构词, 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对 8 组 “逆序词” 的出现、保留与淘汰进行了系统的探因性分析。特别是在 “逆序词” 的产生及来源方面, 笔者关于作家因素、“非词汇化走向词汇化” 的原因阐述, 是一次全新的例证研究, 有利于拓宽探因性研究的角度。

7. 讨论与建议

《红楼梦》作为近代汉语的经典创作之一, 其大部分 “逆序词” 也是对中、上古语言的继承, 新产生的 “逆序词” 较少。根据目前的研究情况看, 研究的方向涉及教学、方言、词类、专著, 比较全面, 但在研究内容上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一方面, 关于《红楼梦》中 “逆序词” 的研究至今几乎无人涉足; 另一方面, “逆序词” 的近代汉语研究仍属少数, 同时, 整个 “逆序词” 的研究领域也不太注重探源性、共时与历时的结合研究。为了进一步考察 “逆序词” 演变的面貌, 研究可以扩大到词序颠倒之后的另一种结局——词组, 或扩大研究语料的范围, 比如整个近代汉语的 “逆序词” 历时演变研究及深层原因分析等。除此之外, 应多注重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的结合, 并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探因性分析研究。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鲍延毅. (1995).《金瓶梅》逆序词与中古词汇变迁.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1), 115-116.

布龙菲尔德. (1980). *语言论(袁家骅、赵世开、甘世福译)*. 商务印书馆.

曹雪芹. (2022a). *红楼梦·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曹雪芹. (2022b). *红楼梦·下*.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刚. (1985). *北京方言词典*. 商务印书馆.

陈绪霞. (2013). *《型世言》同素逆序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山东大学.

董秀芳. (2002). 论句法结构的词汇化. *语言研究*, (03), 56-65.

董秀芳. (2009). 汉语句法演变和词汇化. *中国语文*, (05), 399-409.

杜林萍. (2021). *"三言二拍"同素异序词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

鄂巧玲. (2001). 再谈并列双音词的字序. *甘肃教育学院学报*, (1), 63-65.

费尔迪南·德·索绪尔. (1999).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 商务印书馆.

葛本仪. (2003). *汉语词汇学*. 山东大学出版社.

何九盈, & 王宁, & 董琨. (2015). *辞源(第3版)*. 商务印书馆.

黄伯荣, & 廖序东. (2017). *现代汉语·上*. 高等教育出版社.

蒋绍愚. (2006). 汉语词义和词汇系统的历史演变初探——以投为例. *北京大学学报*, (4), 84-105.

李运熹. (1984). 同素异序词刍议. *宁波师专学报 (社会科学版)*, (01), 74-79.

林燕. (2011). *同素逆序词"计算—算计"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华中师范大学.

刘枫. (2007). 从 HSK 同素逆序词看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03), 40-46.

刘勋宁. (1989). 陕北清涧话的逆序词. *方言*, (03), 224-225.

吕叔湘. (1979). *汉语语法分析问题*. 商务印书馆.

孟子. (2010). *孟子 (方勇译注)*. 中华书局.

墨子. (2011). *国语 (方勇译注)*. 中华书局.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 *南京方言志*. 南京出版社.

彭坤. (2008). 浅析《红楼梦》中的同素逆序副词.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版)*, (04), 44-45.

千里. (1992). 古代汉语同素逆序词历时演革浅探. *杭州师范学院学报*, (5), 59-62.

童庆炳. (2015). *文学理论教程*. 高等教育出版社.

王绍新. (2002).《红楼梦》词汇与现代词汇的词义比较研究. *语言教学与研究*, (03), 7-13.

吴福祥. (2012). 语序选择与语序创新——汉语语序演变的观察和断想. *中国语文*, (04), 347-384.

徐荣. (2004). 试论近代汉语中倒序词的成因. *五邑大学学报*, (03), 88-91.

徐晓婕. (2013). *红楼梦诗学思想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

许宝华, & 宫田一郎. (1999). *汉语方言大词典*. 中华书局.

许少锋. (2008). *近代汉语大词典*. 中华书局.

许慎. (2007). *说文解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佚名. (2011). *论语大学中庸 (陈晓芬、徐儒宗译注)*. 中华书局.

佚名. (2015). *诗经・上・国风 (王秀梅译注)*. 中华书局.
佚名. (2015). *诗经・下・雅颂 (王秀梅译注)*. 中华书局.
张魏. (2005). *中古汉语同素逆序词演变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 复旦大学.
张魏. (2007). 方言中的同素逆序词分析. *唐都学刊*, (3), 117-120.
张悦. (2009). 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同形异序现象. *语言应用研究*, (12), 53-55.
郑奠. (1964). 古汉语中字序对换的双音词. *中国语文*, (6), 445-453.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 (2016). *现代汉语词典 (第7 版)*. 商务印书馆.
周汝昌, & 晁继周. (1987). *红楼梦辞典*. 商务印书馆.
庄子. (2015). *庄子 (方勇译注)*. 中华书局.
左丘明. (2012). *左传 (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 中华书局.
左丘明. (2013). *国语 (陈桐生译注)*. 中华书局.